

生長在南國的孩子，你見過雪嗎？你愛雪嗎？也許曾點綴於你生活篇章上的，只是碧於天的春水吧？在我的故鄉，到了冬季，是常常落雪的，紛紛的雪片，爲我們裝飾出一個銀白的庭園，樹，像是個受歡迎的遠客，枝上掛了雪的花環，閃爍著銀白色的歡笑。

我喜歡在落雪的清曉到外面去散步，雪後的大地是溫柔而寧靜的，一點聲息都沒有，連那愛聒噪的寒雀都不知躲到哪個簷下尋夢去了。我一邊走著，時時回顧我在雪地留下的清晰的腳印，聽著雪片在我的腳下微語，我不知道那是抱怨還是歡喜？

有時，我更迎著雪後第一次露面的太陽，攀登附近的小丘山，站在那銀色的頂巔，等著看雪溶的奇景。

雪封的山，原像一個耐人思猜的謎語，被一層白色的神秘包裹著，它無言語，它無聲息，它不顯露出一點底蘊，是靜靜的坐在那裏，毫不理會我這個不知趣的訪客。但朝陽是有耐性的，它似乎比我更有耐性，它慢慢的在那裏守候著，以它的溫熱，來向雪封的山丘做「煽動性」的說服。不知什麼時候，那神秘的山巒「內心」開始起了變化，它發出一陣輕微的碎語，我趕緊低下頭，呵，多動人的畫面呵，這山丘的無縫銀衣，像是一個聖者的長袍，被無數虔誠者的手撕碎了。（他們是每人要珍存起一塊碎片來作紀念吧。）同時，那發亮的銀綢上面，更像蜿蜒著許多透明、活潑的小蛇，它們在欠伸著輕盈腰身，嘻笑著，婉變的向著山坡而去，不多時，山巔乃完全呈顯出它土褐色的岩石，同一些枯萎的草案、松針，而山腳下是誰在唱歌呢？當然，是那一道由雪水匯成的清亮小溪。我忍不住捧了一掬，那淡藍的如同自鹽湖汲來的雪水，那微涼，一直沁透了我心脾，多可愛的雪呵，誰還記得它翩然而來時，那片輕巧的翅膀呢？

有一次，正值雪後，天已晴霽，空氣像是水晶般的透明，沒有煙氛，沒有霧靄，我和一個同學自學校的後門走了出來，走過那道積雪未消的木橋，向古城中的前門走去，將整個的一上午，全消度在那古色古香，猶保持著我們東方情調的打磨廠——那是古城一些老店舖聚集開設的地方，我們欣賞了不少店舖的招牌，尤其美得悅目的是那一家挑掛在門外的，猶存古風的褪色酒旗，那深杏色的布招子上，還綴著幾點細碎欲溶的雪花，在風中輕輕的飄揚，看到它，我們似乎讀到了一首唐人的小詩。歸途，沿著城牆根走回來，一個駱駝商隊，正預備出城，那黃色的駝峯，襯著雪地，竟像是一閃的斜陽，多少年來，我忘不掉那鮮明的一筆。